

香·港·台·湾·与·海·外·华·文·文·学·丛·书



霞飞之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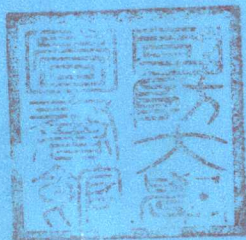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3 4239 2

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

霞飞之家

萧 飒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霞 飞 之 家

萧 飒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3插页 171千字

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3,695册

书号：10355·825

定价：平装本1.75元
精装本3.25元



萧飒女士小传

本名萧庆餘，江苏省南京市人，1953年生。毕业于台北女师专，16岁开始小说创作。她的主要作品有：小说集《长堤》、《日光夜景》、《我儿汉生》、《如梦令》等。曾先后两度获台湾《联合报》小说奖。

目 录

明天，又是个星期天.....	1
盛夏之末.....	21
叶落.....	40
黄满真.....	57
禅.....	71
日光夜景.....	91
马氏一家.....	116
死了一个国中女生之后.....	130
钱儿双生.....	148
霞飞之家.....	173

明天，又是个星期天

同事之间怎么个说法，淑清不会不知道。

走出空无一人的教室，远远就看见办公室里吱吱喳喳的有人交头接耳，一见自己近了，又瞬间鸦雀无声。

“还没回家啊？谢老师。”

“嗯，这就回去啦。”

搁下手里的簿子，锁上抽屉，玻璃板下儿子光着屁股的周岁天体照，笑的那么可人，该走了，儿子还等着呢。

步出校门，就觉得脚下有些沉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连踩了一脚泥泞，想是穿过操场时弄的，厌烦地从手提包里取出卫生纸，擦净了鞋上的泥土，这才穿过马路走进对街的巷子，一排排低矮漆黑的小吃店，卖些粗糙的面食，她经常在这儿打发午餐，习惯了平日店里黑压压热腾腾的一片。而在这礼拜六的下午，附近学校机关全不上班，小店竟自冷清的敞开着，老黄狗也显得较平日懒怠。

挑了张油迹少的桌子坐下，老伙计勤快地跟了上来问要点什么？

——水饺十个，酸辣汤小碗……

吆喝声是惊天动地的，那山东口音在寂静中回荡着，淑清心里一阵发麻。公公也一样说得是一口山东土话，可是她始终不习惯那浓重的口音，总觉得那种憨耿的语言，不适合应用在这人际关系复杂的社会里。康倒是一口标准国语，唯有个子生得魁梧，象是山东人的身量。儿子下地时不也有八磅半吗？淑清嘴角有了丝笑意，她真的忘了在产房里喘息挣扎了十二小时的滋味。

“谢老师，吃饭啊？”

“嗯？顾老师。”淑清没料着这时候会碰上同事，很吃了一惊：“吃饭！”

清瘦的顾老师架了一付假玳瑁框的近视眼镜，神情是很自以为干练精明的。淑清每天打音乐教室走过时，见他不是练琴就是指挥孩子们合唱。顾老师瞥见淑清时，也总要停下手里的指挥棒，隔着玻璃窗向她点头微笑。近日子里，又无缘由地频频邀她打桌球，单调的接球发球之间，话也多得叫人心烦。淑清伸手理理纠结了的头发，那是在风里少不得的凌乱。心里有些埋怨，刚才为什么不梳梳再出来呢。

“没回家吃饭？”

“嗯，随便吃些。”

两人都有些局促，顾老师扯弄着自己浅黄条纹衬衣的袖口，象是绽了线。淑清觉得那色调有些眼熟，康曾有一件法国细麻的衬衣，颜色很类似。

“这家东西的味道很好！”

顾老师的语气有些投迎姿态，再加上天气的闷热，淑清不

由有些烦愠起来。

“还好！”

回笑的冷淡，想想又觉得并不是非要拒人于千里：“听说顾老师已经甄选合格，现在是本区的音乐指导员了？”

“唉！唉！校长硬报上去的，我再三推辞。唉！”

淑清不觉得当上指导员有什么光彩，所以对顾老师的谦虚也感到不必要，只是礼貌的微笑着。

“合唱比赛什么时候？”

“快了！下礼拜五。”

“那今天下午又得留下来练习？”

“没办法。”顾老师欠着身子，让伙计把东西端上：“校长要拿第一，学生素质又差，真没办法。”

“顾老师指导有方。不会有问题的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顾老师低头呼噜呼噜吃起面来，可是又余兴未足，接着往下说：“真的，谢老师你不知道，去年比赛我去看了，拿第一的真的很不错呢！音色、指挥、伴奏，都很不错。我们……我们不行，不行。”说罢又低头拨啦两口，仿佛要振作的样子。

淑清不了解顾老师，也不懂其他的老师。和康在一起久了，她的生活方式，和对事物的看法，早和他们有了距离，所以同事之间相处很难，闲聊更是格格不入。

“慢吃！”

“嗯？”

淑清抬头，顾老师已经在付帐了。

“这不好，自己付自己的吧！”

“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
她起身想阻拦，顾老师已经出了店门。

“真是。”淑清有些发窘，觉得店里的人都打量着自己。匆匆的再吃了些，也慌忙的出了面店。

开春天气，正午的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。走在宽敞的林荫道上，红砖上浮着从叶缝中洒下的小光圈，一个密挤着一个，结得一串串的。下次该把儿子带来数数地上的光圈圈，小胖手一把把的抓着，却永远抓不着那晶亮的小圈圈，象是残忍，却也不尽然。

立在巴士站前，瞧着来往的车辆，考虑是不是去的太早了。该吃过饭了吧！希望婆婆已经午睡，少碰面可以省了好多的磨擦。远远地看见一班车驶来，后面的人猛朝前挤，她没了主张，竟也跟着上了车。

婆家搬到外双溪是去年的事，把和平东路房子给了新娶媳妇的二弟。外双溪的房子宽敞，前后还有院子，淑清是挺喜欢的。只是婆婆一见面就说这儿房子大，要淑清把大直的房子租出去，带孩子搬到这儿来住，第二天淑清就趁着学校有间空宿舍，立刻的搬了进去，把大直房子的钥匙交给婆婆。

“年轻人可真是说不得了呵？”

婆婆一边收了钥匙，一边喃喃地嘀咕着。没过几天，大直房子也就租了出去。听说康曾为了这件事和婆婆大吵一顿，大概是埋怨婆婆收了钥匙。

下了车还有一段可行车的小路，淑清低头扯了扯裙摆，想使它称妥些。却瞥见柏油地一下子由亮灰转成了暗黑，太阳的暖意瞬间隐没得无影无踪。

按了铃，对讲机里传出小姑娘的声音，淑清轻应了一声，朱红大门有了反应，她使力的推了一下。

“妈咪！妈咪！”

孩子“碰碰”的奔了出来，她想叫他小心摔着，话没出口，手已经被牢牢捉住了。

“我就知道是你，大姑姑还说不是。”

公公养的大牧羊犬也跟着孩子奔过来，逡巡地闻了两下，又去舐孩子的脚跟。孩子顽皮，用脚使劲去蹴狗的屁股，大狗却不动声色。

“不许这样！”淑清皱着眉教训孩子，“把裤子拽好了。”

小姑娘迎了出来，垂肩的秀发刚烫成花卷，和年前那清汤挂面的高中女生，很有着些不同。想夸小姑娘漂亮，却知道那不是漂亮能包容的，那该是人生最美好的——年轻。她也有过的，只是知道它的美好时，它却早已逝去。

孩子飞也似的奔上去搂住小姑娘，直想往上攀。

“受不了你，真受不了你。”小姑娘边亲着孩子的胖脸，边抱怨。

“没规矩，下来！”

“姑姑说爱抱我嘛！”

“你臭美，我几时说啦？”

淑清把孩子接下，牵着朝屋里走，孩子咕咕嚷嚷，不知道在告诉些什么，她听不真切：

“大孩子说话要清楚，这样子小声小气谁听得懂？”

孩子给骂愣了，也就不再说话。淑清心里有些酸紧，一进屋子就训了孩子好几回，心里也好歉意的。

“奶奶呢？”

孩子不吭声，倒是小姑在身后说：

“妈在睡觉，爸出去了。”

“那等奶奶醒了，我们再走。”

“大嫂，急什么呢？”

“还得回家看看。小宝，要不要睡个午觉？”

“不要！”孩子大概有些不高兴，淑清只得说：

“那么出去跟来喜玩，乖。”

孩子这才一蹦一跳地跑了，纱门一阵碰撞又碰地阖上。淑清摇摇头：

“这孩子——”

“愈长愈象大哥了。”

隔着纱窗瞧孩子揪着大牧羊犬，硬是要往上骑。是愈来愈象他爸爸了。

“大嫂，二嫂怀宝宝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哦？那妈一定挺高兴的。”

“可不是；妈说家里已经有了个孙子，这回是男是女都好。”

“老二他们常回来？”

原是想问问康最近可曾回家？

“没有，他们忙啊。听说二哥搞什么贸易行，要爸爸把大直房子卖了，凑一百万给他。”

“哦？”

搬出来总是对的。嫁给康时就没想到过什么房产，难道这时候还会记惦那房子？

“爸说要问问大哥和你意思怎么样？”

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“妈是觉得反正没人住。租给人家也收不了多少钱！……大嫂，你为什么不住了呢？”

“住宿舍方便些。你下午没课？怎么没出去？”

“等会儿再出去。”

小姑发了会子愣，冷不防地问淑清：

“大嫂，生孩子很痛吧？”

“嗯！不好受，尤其头胎。”淑清抬起头，纱门外又有了太阳光，儿子骑在大牧羊犬背上，揪着大狗耳朵，摇摇晃晃的很是兴高采烈。

“我最近胃酸，天天吃苏打饼，人家说怀孩子会象胃酸那样犯呕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那时候还好。”

“大嫂，听说堕胎很危险？”

淑清转过脸来，一抹淡淡的太阳光正映在小姑白皙的颈脖间，这孩子是不是也碰上麻烦了？

“大概也没什么，只要医院设备全，大夫手术好，不会有问题的。怎么想起问这个？”

“我？”女孩脸红：“我随便问问。啊！忘了给你倒水。”

瞧着小姑年轻的身影，淑清有了不安，考虑是不是要将事情问清楚？可是这种事怎么能问呢？

“好累！”

淑清接过茶杯，意思的呷了一口。

“进去躺会儿吧！”

“也好。”

穿过长廊，靠里是间客房，现在大概也就是康回来时住了。房门掩得极紧密，淑清扭动着门锁，心底有着奇想，推开门会瞧见康和那个女人吗？屋里并没有人，仅是薄纱的窗帘迎着风微扬。环看四周，落地橱里堆着她为康送回来的书籍，似乎已经有人动过了。是康吗？他常回来？

不知道是闷热，还是什么，淑清突然有着焦灼，心底象给人烧着了般，来回的在屋里踱着。窗外的阳光又收敛了，春天的太阳原来是这么吝啬。好久，她才平静下来，坐在化妆台前，镜里的女人瘦削而且憔悴，伸手想探试那曾温暖的脸颊，却只有冰冷的回应。

“你的手好凉。”

从手术台上再活转时，最先醒来的是脑子，盛在湿麻得如保丽龙的躯壳中。她不觉得凉，康的手是温暖的，她噙着泪，将那只大手贴在面颊上亲吻着。

离开梳妆台，外头的太阳又燃烧了起来，草坪上闪动着鲜亮的绿意，孩子追逐黄衣裙的小姑娘，大牧羊狗又追着孩子，淑清凝视着小姑娘轻盈的身影，那初熟的女孩也有了烦恼？和自己当年一般无奈？那将后悔的，真的，倒底那未出生的孩子也是生命，谁有权利扼杀他呢？

“你爱我吗？”淑清的声音有着颤抖，将康的手扣得更紧了。

“傻话。”

“我们要结婚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她毕业那年，康服完了兵役，自食其力筑个小巢的计划搁浅了，新郎挽着新娘从圆山饭店的红毡上走过，酒店摆满，红

帖成百，新房是大直的那栋公寓，音响、冰箱、电视，一切都由家里安排妥贴的，淑清和康都为这一切不是由自己双手挣来的，而有着深切的遗憾，可是两人能够永远的在一起过属于自己的日子，这倒底还是比什么都重要的。

尤其是有了孩子，抱着红通通的婴儿，她心里有着难以言喻的感动，一再告诉丈夫，孩子一半象自己，一半象丈夫，孩子身上正流着他们两人的血，康对孩子的出生充满了惊喜，捧着、逗着，居然翻出多年不碰的画具。屋里钉满了孩子的素描：哭、笑、皱眉、咧嘴，还有一张：单画了小手、小脚、小耳朵、小眼睛、小睾丸的铅笔画。

孩子周岁后，康离开了繁琐的新闻工作，重新开始他的小说创作，很获好评。一年后经介绍，和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有了来往，康开始倾力于编写电影剧本。

康写的剧本，淑清能清楚的归成两类，一是康自己绞尽心血构思成篇的，然而分享的却只有淑清，康会告诉她他的每一个构想，和她讨论每场戏的安排，也听她的意见，虽然多半康是坚持己见的。可是淑清还是能感觉到，一个妻子参与丈夫工作的骄傲。再是为电影公司写剧本，从大纲到完稿，几乎全是在咖啡厅谈妥的，康对这种形态产生的剧本不悦，厌烦老板的干涉，也不痛快导演的参与，更不耐在写每场戏时，都得考虑着观众的喜恶，但是康仍然愿意写，淑清了解，康希望能在编剧界站住脚，希望电影圈能在自己努力下扭转作风。

康时而忙碌得昼夜不分，时而无所事事的成天睡觉看书拖地板，情绪上虽然起伏很大，可是对淑清仍有着体贴，这使她感到欣慰，日子虽然过得艰苦，可是她和丈夫一样的，对未来

充满了憧憬和信心。

至于那个女人的介入，淑清不能说完全没有知觉，但那也是很隐约的，丈夫偶而理由充分的在外过夜、迟归，人虽变得出奇的沉默，但要她凭着这些，认真的去怀疑相爱五年，结婚四年，相知了九年的丈夫有外遇，这还是十分困难的。

那是暑假里，天气燥热得令人难耐。淑清一直不懂康为什么选了那个冷气机送修的时候，该是因为孩子刚巧给婆婆接去吧。淑清收拾了餐具后，发现康愣坐在客厅，落地的竹帘是垂掩着，稳稳贴贴，没有一丝的风纹。

“拉上也许会透点风。”她解下围裙建议着。

“嗯！”

康没表示什么。宽坦的脸孔隐在暗处，显得特别阴郁。淑清靠着丈夫坐下，手指无聊的在康坚实的肩头上画着什么。玩抚了好一会儿，室内异常的静，这使她想说什么，可是又觉得康有话要说，她等待着。

“你见过她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黄副导。”

淑清觉得身子一下子变得燥热了起来。她见过一次的，在试片间里，三十不到却还未结婚的女人，穿着咖啡色调的裤装，打扮得俐落而且精神，曾很亲热的和淑清打招呼，以后就一直和导演坐在一块讨论着什么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她，怀孕了。”

“喔？”淑清极力想放松脸上的肌肉，“不会是你的孩子

吧？”

康的手掌一直握着只土陶的茶杯，那杯子在淑清的眼里，象是快要冒出鲜血一般。

“你能了解的，……”

象是遭了雷殛，她惊呆了，等能清晰的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，汗水滚滚而下，整件亚麻的夏装早湿透了。她只想去冲个澡，不顾丈夫的呢喃，淑清扣上了浴室的门。水声淅沥，扒在镜台边，她瞧见自己蓬乱的短发，瞧见自己淡黄的颊，都是很丑恶的，她咬着牙，用拳头击打着镜片，敲碎它，敲碎那个女人。她决不原谅他们，决不。也许，他们也有着痛苦，可是她坚信那痛苦，能滋长一种被虐的快感，那女人有意识的爱上有妇之夫，就是将自己的快感建筑在她的身上。康更是不可原谅的，他比谁都了解自己的责任和情感，却抗拒不了自己的优越感，和外来的诱惑。镜里的脸片片的碎了，落在地下，血水不知从何处渗出，染得两手通红。

淑清不知道自己怎么给弄出浴室的，而且上邻近诊所上了绷带，只知道一直坐在沙发里。

“你能谅解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丈夫已经离她很远了，淑清凝视着落地窗外一片红霞，很灿烂的，只是不见太阳。

“这不是谁的错，你了解的，是不？淑清。讨论剧本时难免有了接触，话多了自然有了一层了解。她爱过一个男人，男人出了国就没回来。起初真的只是同情，我只想给她一些安慰。她真的太——太寂寞了。淑清，你要原谅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的。现在她怀了孩子，她希望有个孩子，我也这么想。你

……。”

“我愿意离婚。”淑清对自己的声音是完全陌生的。而且发觉事情异常简单。

“不是那个意思，淑清。”

“我愿意离婚。”淑清一个字一个字，很森冷的崩出：

“我不要再见到你。”

逼走丈夫后，她也曾仔细想过，自己做得对吗？但是大部份的时候，淑清是不怀疑自己的做法的。她不要支离破碎的感情，也不要那样的丈夫。等他回来办离婚吧，可是康并没有回来。她似乎也是靠着一点被虐的快感活着，暑假后照旧上课下课，到幼稚园接孩子回家。牵着孩子胖嘟嘟的小手，总想起康大而厚实的手掌，但也只是想起而已。

“妈咪！哇！”

是孩子哭天喊地的声音，赶出去时，孩子由小姑牵着进来，一脸的泪痕。淑清上去瞧瞧，只是擦破了点皮，又好笑，又觉得心痛。

“没关系的，妈咪给你擦点药，一擦就好了，不许哭！男孩子是不哭的。”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婆婆打着呵欠问小姑。

“我怎么知道，他要我看他骑马，我出来就摔下来了。”

“哪来的马呢？”

“来喜嘛！”

“嗨！你哪天来，来喜不倒霉的？皮！皮！好啦，这下子该老实了吧？淑清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来了一会儿了。”